

「明月」
四十年
精品文丛

彦火著

异乡人的星空

作家出版社

异乡人的星空

彦火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异乡人的星空/彦火著 . 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6.9
(“明月”四十年精品文丛)
ISBN 7-5063-3751-7

I. 异… II. 彦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8885 号

本套“‘明月’四十年精品文丛”是由香港《明报月刊》杂志社独家授权师永刚工作室，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。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、转载。

本套丛书所选文章因时间跨度较长，个别作者无法联络，主编者已同时在香港《明报月刊》刊发启示，敬请作者与主编者联络。以奉薄酬。
(主编者邮箱：syg@vip.sina.com)

异乡人的星空

作 者：彦 火

责任编辑：王宝生 苏红雨

题 字：金 庸

插 图：谢春彦

装帧设计：陆智昌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026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
 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 86-10-65389299（邮购部）

E-mail：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：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：640×960 1/16

字数：260 千

印张：20 插页：10

版次：200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751-7

定价：2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翻地米玉的心底呀 华荷雪呀







端而木
端木先生也
吾彷彿
於庄火
詩思心中
又見你微
駛的身彫



田子夫子

聖月



火光
詩家出我獨到支夫子詩言







群星灿烂月华明（总序）

金庸

《明报月刊》创办人及第一任主编

《明报月刊》创刊十周年时，我写了一篇纪念文字，题目是《“明月”十年共此时》。《明月》最初十年是相当艰苦的，过的是寂寥的岁月，作者不多，读者也不算多，在学人之间没能引起多大注意。在我担任总编辑期间，我常去日本，独自在东京神田町的旧书店中翻阅尘封蛛缠的旧书，冀望发现一些可以用作插图的旧图片，那时的心情也是寂寥的。

后来情况渐渐改善了，我们的处境也好了些。读者多了起来，作者群也渐渐扩充了。读者们翻阅二〇〇〇年《明月》的总目录，可以发现，我们的作者几乎包括了海外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各家各派人士，真正可以说得上是“群星灿烂”。《明月》的主持人与编者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攻讦，然而受得多了，也就不在乎了。真正的炸弹包我们也收到过，一些文字上的诬蔑算得了什么。

中国自和西方思想接触以来，出版过很多极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，例如梁启超的《新民丛报》，其后的《新青年》《语丝》《新月》《创造》

《小说月报》，台湾的《文星》等等，都曾对当时的文化界、知识界起过介绍新思想、讨论新问题的作用。《明月》和这些前辈刊物相比，以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，作用之大而论，自然是万万不如，所刊载作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深度，到目前为止，恐怕也是有所不及，然而我们还在继续出版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，将来还有长远的前途。我们的作者包括了全世界的华人，方面之广，大概已超过了上述那些前辈刊物，所介绍和讨论问题之广泛，大概也已超过。看情形，《明月》今后一定会愈来愈精彩。希望将来再刊登一些外国学人的中文作品或外文作品的中文译文，成为一份国际性的中国文化刊物，既有深度又能普及，那时才真正是“群星灿烂月华明”了。

过去时间留下的影子

——《异乡人的星空》代序

彦 火

我曾说过，我特别喜欢卞之琳的《鱼化石》：

(一条鱼或一个女子说：)

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，
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。
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。
你我都远了乃有鱼化石。

意喻往日之我已非今日之我。我们仍珍惜雪泥上的鸿爪，不过是一种纪念。

鱼化石的时候，鱼已非原来的鱼，石也非原来的石了。留下的只是凝固了的旷古的怀念。恍如一阙久远的古琴，悄然、幽异、诡秘，笔意隽永、丰圆——一种凄美寒骨之情，跃然纸上。

第一句“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”，是源自法国保尔·艾吕亚的两行诗“她有我的手掌的形状，／她有我的眸子的颜色”。

“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”，这是诗人从水中看雨花石，水纹溶溶，花纹也溶溶。这使人想到“水中花”。

另一句“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”，使人想到“镜中缘”——镜中的颜容似真还假那么的缥缈！

卞之琳这首诗也带有哲理的成份：昨日不再，只是像化石一样，凝固在过去，只是一个印记。

本书所收的文章也是属于昨天的印记——部分是我主编《明报月刊》时所写的〈卷首语〉，部分是选自近期在报刊写的专栏文章；还有一部分是从过去出版过的集子挑选的。霍桑说过：“时间从我们头顶飞过，却留下了他的影子。”这部小书，也可以说是我过去时间所留下的影子，是斑驳、杂沓的，却是我过去生活的一部分。

本书承金庸先生题签，并由上海知名画家谢春彦兄画插图，不胜荣宠，一并致谢。

2006年7月14日

港人彦火（序）

王安忆

读彦火的散文，你就读到了一副好人心肠。他顾恋地看一朵花，一株草，一抹绿苔。他叫一种无名的花为大红花，这叫法朴素也真实得很，而且含着好心情。他写道他怎样把绿苔一点一点采回家，一点一点铺在他家的盆栽里。他又写了旧时的吃食，比如蕃薯，不尽因为念旧，而是真觉得它好，是惜物的天性。他特别写到的是他见到、听到和读到的人和事，你会发现他总是感受到别人的好处，倘若是一个有过交臂的人，他便感受到了别人的情义，有些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的意思。这像是一个生活和社交都十分简约的农人，可是，彦火其实却是在香港，这个甚嚣尘上的世界，这里面不禁有了一些叫人伤感的东西。

初认识彦火，是在美国的小城爱荷华。那时候，都称他的本名潘耀明。这名字叫起来，很像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学生。而爱荷华又是一个大学城，他呢，真的是在那里求学。于是，一早一晚的，总是见他背着双肩背的书包，穿着牛仔裤，走在美丽的爱荷华河边。树阴罩着他的身影，背景上是一副剪影，放学的孩子们划着小划子，从金光粼粼的河面上穿行而过。太阳已经落到很底了，光线却

依然那样充沛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人都是明朗的，你真的一点看不出他有多少愁绪。

后来，在香港见到了他，情形便不同了。香港的高楼，在他脸上投下阴影，在熙攘的人群里，他就像瘦了一壳似的，显得疲倦和紧张。他总是匆忙地走东走西，奔波着各种事务。他的性子也就变得有些躁，缺乏耐心。还见他时常出现于种种宴席上，应酬的笑脸之后，仍是有着几分恳切的真心，但也是不定心的，席终人散之后，还有着事情须去摆平。有时，他或者会去游玩，多少也带着些拼命的意思，来去匆匆。这大约就是香港的生活，山景，海景，还有满街满市的新衣服，新玩艺儿，都是给旅游者准备的。本港的居民，则是在楼缝中的狭街上，奔忙着各自的生计。旁观者可以说这是盲目，可身在其中又有几分自由呢？生活本来就够繁重了，他又是格外认真的人，便再给自己加了压力。他难免是焦虑的，爱荷华的求学生涯，仅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短暂的插曲，带着些偷闲的意思。结束了，回来了，那一段就算过去了。生活还是原样，人，还是原来的人。潘耀明是叫做潘先生的，当然，还叫彦火。

彦火的散文其实是在这密密匝匝的生计中，硬挤出的一点闲心。这不是说挤就挤得出来的，也不是靠搏劲、拼劲就可以强使得出来的。却又不是那样复杂，而是很简单，就是直面现实的时候，略微有一些旁顾。闲心就是从这些旁顾中生出的。

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当他从钢筋水泥的天地间往返穿行时，他偷眼瞥见了“斑斑驳驳的春意”。这“斑斑驳驳”四个字，就只有用在香港的春意上了，零星的，小打小闹的，却也是屏足了力气。屏足了力气，也未见得能成“片”，连成“线”也不能，只能“斑斑驳驳”。照理是不起眼的，可彦火没有放过。

再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当他一往无前在奋斗和争取的途上，略一回眸，余光里闪进了过往的岁月。说岁月也许太郑重了，是一些触觉、味觉和嗅觉的印象。它们很细碎地流连着某种模糊的记忆，关乎故乡，宗族，聚和散，离去和归来。换了小说家，或者是可写